



皇明通紀

伊8
1765
7





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八

成化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 東莞陳建輯著

批點 李卓吾

正乙酉成化元年

憲宗純皇帝 御名見深英宗長子繼天凝道誠明七敬崇文 肅武宏德聖神乙酉成化元年在位二十三年

詔釋成 還陳循 江淵華 復卿 謙子 秩

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忱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彞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詣闕庭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琬往祭其墓勅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皆文累官應天府尹

謹按 王宗彞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奏 雪其父文之冤復官賜贈謚焉

主宗彞 雪其父 王文之 冤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院悉左右有間密以美章請教於內



江口

籍由耕

飛颺言

皇上表揚孝心無所不至

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童晒之謂寧曰為人但當言其日月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御批茲于兵部秉掌院事○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東來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由躬按犁較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龍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歛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慈以綏社稷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議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獨嘗乃寧 議事每對

真給事中

諫官第一

楊民立德

命趙輔為征蠻將軍

趙韓二人素有才略

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上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專政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楊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

謹按 祖宗朝守令多又任而起遷之成化初猶然是時吾東莞縣令吳民烏得而不蒙循良之澤耶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計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蠻賊又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雷

二人素有才略可任大事

朝廷從之○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

大明律
例一代
定法

寧會六
科申救

二人並
引疾致
仕

流民
劉子
斤詩
作亂

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仍襲父一日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府知府脩撰岳正為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許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條旨各薦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王英者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連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與通不得食勢

一言
之功
可當
之師
十萬

一世
人豪

項忠
任壽
等祥
合

自不可久辭甚諱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許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雋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聞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去○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上等官二員於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

邀求 辭館 先生 後同 處教 養來

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甲申
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
禮抗聲對曰今日比來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
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鬧災故也賢怒
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上以儲 才蓄德 為教

謹按詞林記云宜依禁中侍燕問承顧問上以儲材蓄德為教則下必
以涵養進脩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
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
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即廊寂并鏡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太官無
寸補綠陰亭上勤醫書嗚呼天下事玩愒廢弛權輿之弊豈獨此哉

正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士兵時延綏守臣金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
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鬪若選作士兵練習調用必能奮
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

戶祥建 言五土 兵之法

一舟石 一作舟十

陝西 始由 兵士

德州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十之什者編成什伍號為士兵原點
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十丁貼其力後五
石以下者存二十石以下者存四十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
調此陝西士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
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兵強 財富 寓兵於 飛遺意

謹按雜記云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
田者每石出二三人為兵而就食之費而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
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
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於農之遺意與此士兵之法相
出入其事鑿鑿可行愚於治安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
說亦同此意

詔奪 情起 復

二月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
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
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

卷之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直聲 震於 彭時力 爭不許 中官之 封伯也

韓雍 大破 蠻兵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
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彭時力
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
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
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
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求陳瑄游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眾議欲
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
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閩外今兩廣
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收柳慶北可以

蠻夷 畏服 兩廣 浸安 雍等 之力

女出 有功

斷陽山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於遠事自古
來寇不可以禮義敵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總帥諸道兵徑
進用土兵為前鋒先破脩仁荔浦遂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
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峻險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
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
者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
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
肅故兵出有成功

謹按

韓公雍征蠻奏調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
僅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
勝賊畏之乃奏留調撥月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
襲分撥兩廣省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插官給營房伴當田租皆依
破儂習高於崑崙閩亦以番落騎兵取勝諸寨教即此意蓋亦用兵
策也至今其遺種聚處胡俗夷性猶存不無曠悍難馴之患亦在乎有

司者善駕馭

論功對爵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權韓維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仍廕維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五月李賢還京復
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苑裏事林與即促賢
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請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
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
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
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木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編脩
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量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
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倫羅勸賢尹直

謹按昔人有言責人則明恕已則昏此古今天下通患也李南陽嘗謂
楊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則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主事必
以唐介攻已波譴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欲黜之
禁錮終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君行志三榜之後

設文貞者正所以自狀

羅生一之

一人然晚年因謬言而憾岳季方憾葉文莊後憾張黃門與羅一
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泉若遇南
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誦斯言也今論矣
救國雜記先是太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天順中有給事
中喬毅奏革後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夜三年雖間有奪情起復者實出
朝旨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於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
千斤以石和尚為謀生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
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
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士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
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
和尚脫走深入岩穴已而永痊領兵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
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
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請於大將謂英多
獲賊賄種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秋北

劉千斤

白圭劉永

爭功

白圭劉永
爭功
獲賊賄種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秋北

北虜又入寇用
了許多官兵動
了朝廷許多錢
糧何不延至今

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
引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咸以為常遠近
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眾益為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耳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
借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
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
達

廖氏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徐有
貞既去賢獨留彼眷
英廟每視朝畢有顧問則呼賢與門廷語良久乃已時召入文華有所
諮詢言無不從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內之士奔走匍
伏以干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已嗚呼難哉
陸氏容曰少保于公謙為兵部時葉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後復偶請于
為墓誌慨然成之李文達之於文莊聞入諧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
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侍其不同如此
王氏登曰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

岳正
自內閣出

時亦以肅聞岳正自內閣出後召還與賢不協都給事中張寧有
各因言事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皆補之於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
巡撫廣東或說之曰盛自負其文章嘗公文為不善賢因以韓雍易之
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甚貶之於外王錫勸其
依文彥博故事留之賢
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新人
正丁亥成化三年

南輅
至京
復職
入閣
亦事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南輅至
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南京翰林院脩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
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
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
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於
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不在此限

漢兵討
平川廣
雲貴番
賊

能通 大義 授以 戰事

謹按初因前代廢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蔭敘正一品子而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而從五品叙用二品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主事乃得錄蔭於是我朝廢子無復前代之失然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崇或善讚刺即得京朝兼職雖史白有所不論矣

慶雲侯 受教民 李政吾 投敵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食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璿璿或子瑋璿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教民李政等投敵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

慶雲侯 受教民 魏忠寺 投敵

姦民魏忠寺投敵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莊田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大保謚忠肅翱為

婉拒 王公 私謁

人端方強放清白儉約宅第三千餘年不改於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請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於因讎真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國讎之地耶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

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寇遼東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

趙輔率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還進吏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一月調翰林編脩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

潭縣檢討莊景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泉南京行

人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

懋與仲昭最同疏上言向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脩省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太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北虜毛里孩窺

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未

易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

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

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秦養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

懋筆也奏入忤

預作 鰲山 燈火 詩

大孝在 半養志 豈以烟 火為樂

聞善 決江 河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 成化八年

上建林之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有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
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脩撰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
十二團營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翼及左右哨是也永
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
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
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
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
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
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震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
寺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倫

翰林四諫

得神鎗
火箭之法

上自効
之一本
無上自
二字

經管
制度
略

豈可
以民
田給
貴戚

范繼
祖查
勤莊
田疏

營造差役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
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
略也○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
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環視周西徑歸上自効
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
以給公上草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汗下安有空閒可以
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
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
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於時韶福建
莆田人

嘉靖初給事中夏原御史范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東河兩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此照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卷之七

三

隨處耕
以耕
助糧差

言敏井
田之法

彭詒
賑飢
紹興

聖祖山東河南事創民間新開荒由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者蓋
緣北方上地平夷廣衍中間太平為鹵瘠薄之地段常沮洳之場且地
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文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永
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補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向近年以來權
倖觀疆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
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奪為己有由是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
廢月削至於本耕錢糧養馬產鹽人站之地一例混奪威勢橫行何所
控訴田產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飢寒愁苦日
益無聊展轉流亡無所底定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于
溝壑實為害有不可勝言
王氏釐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
千里一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莊由於此略做井田之法為溝墾
畝澮公私有分早
潦有俗不亦善乎

擢山東左布政彭詒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廣東人初仕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勅脩理張秋決隄有
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
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奏上聞否且得罪詎曰待請

咸重
增輕

績成
而趨
官廷
如博
舍

九原若
遇南陽
李為道
羅生已
復官

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
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通有誼請計畝起租咸重
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閘鹵廩不入溉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
載滿擢山東布政使遂再轉副都巡撫

謹按 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遠猶然追績成而趨遷也使其無入故
政繼擢鎮遼東者十一年垂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自則官遷如
傳舍起自謫籍者九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墜未抵任即遷者
有矣若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徒何望在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
居處上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斯言也古今同概

正 成子成化四年

春太學上陳文幸贈少傅謚莊靜文性伎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既卒士人
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觀此文之為久
可知矣○夏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
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

李為道
羅生已
復官

順末虜酋字來毛里孩內侵把冊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
劫掠藏匿通逃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杰復
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眾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
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
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
清遠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璉寧夏
總兵廣義伯吳琮總督御史王銳恭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
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急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為
賊所襲官軍遂敗死千餘人賊勢猖獗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璉吳琮
劉清馮杰等俱赴京師下獄○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太后上嫡
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
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莫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姬夔贊之曰

此一定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正禮也大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宜別葬彭
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等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后世諸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
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太后聖禮當何如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
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
合宜商略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劉定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
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
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其右以待后
來則兩全其美矣后来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
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上申勸聖母以終大事

此正禮也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此禮無可議

事關綱常不可有失

彭時等號哭文華門不忍錢太后之別

後之別

焚故耳

憲皇曲金孝道之美

劉王督軍五萬討

上領之即由晚時等具疏進備言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

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

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

大行慈懿皇太后附陵廟固朕素志

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上捷禮祈請

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謹按此舉禮幾失而卒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七月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

劉祥為監督復以南京太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滿四

月慧星見掃三否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慧星見掃三否

都城邑吏至是以死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

皆授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

之安陰使以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彭時因

見乞休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太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至急

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詎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

多宜生子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

期故也伏望言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

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

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

林誠

効商

輅不

職不

抄一本
有調字

李卓吾批點明倫彙編 成化八年

欲謹誠略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商加納如脩撰羅倫董皆復
牧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謹按 商文毅此舉李文達視之有愧多矣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
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
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銳
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狗衆
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
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
出西方中外訥訥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
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感守
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即以師據賊水草藉其旁近地賊夜

功上
優容
言官

劉玉項
忠等討
滿四餘
黨悉平

項忠
斬一
千戶
以狗
衆其
衆也

師直
而壯

彭時
可知
料敵
之明

汲者設伏擒之賊人與馬饑渴勢日困時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
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實無補時兵部懼賊乘慶勝
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奏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
裝待再有益報啟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
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
叔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
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勳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念其言不行出危言
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特廷臣群然附和以為止軍
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
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
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為謀主至是見

項忠
困賊
成功

李卓吾批點明倫彙編 成化八年

勢不可為夜潛出詣雷開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人其面塞擒滿四
 來獻虎狸允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
 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
 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營軍
 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入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日
 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與賊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
 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備之

彭時輩料敵明審

項襄毅之坐困致逆之績不下於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
 主議明矣亦不規魏相朝廷有入社稷之福使當時反連不於
 而與套虜連兵誠可懼也京軍雖在徒費餉給增煩憂動搖人心耳於
 爭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於是乎不可及矣

定間保奉

十二月定簡保舉官員例雙槐歲杪曰我
 祖宗時君臣且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闕或簡除或保舉皆公
 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陞傳奉

非中官所敢專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
 楊用事敕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
 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
 年又有言其非政体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簡除
 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瑀等各題
 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

朕親簡除方面

御史給事事皆不欲朕奉行且有情弊
 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
 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聞上曰祖

近日簡除權歸內閣

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皆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
 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保舉良法而楊文貞
 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
 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耻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

給事中彭亨

上下交而成泰乎續戶科給事中彭亨上疏言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

中彭亨

言上

一門

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特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簡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紳兄弟俱避亂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亂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四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屍浮出見尚在抱人咸悲之

正巳丑成化五年

劉玉計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附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

李秉剛介

不稱職者以言

萬安

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剛秉素介剛不阿人意朝士嗜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者為上四有二者為中四有一者冠帶回家於是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為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調左侍郎轉禮部左侍郎乘盛為吏部右侍郎○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珣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閭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

體貌魁碩眉目如刻晝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萬安 認萬 貴妃 為同 宗

朝廷 廟 四之 變

三邊 餉不 餉運 饒裕

內閣缺入議欲用秦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
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
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盜賊錢厚
糾眾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六月調吏
部尚書崔恭於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
右副都御史張蓋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蓋至始甃以磚導
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求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 朝廷慮
其為變蓋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蓋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謹按愚嘗因張巡撫導河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有慨焉霍公嗣奏議
謂自陝西築為邊牆塞為溝渠尋秦漢故跡循復焉邊牆外因而
溝渠內資水利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
壤若得入力盡闢耕之三四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
何不按其迹行之而徒令邊土終歲脫巾枵腹致嘆于米珠草桂也
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
若沿河州縣解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至榆林其少蘇乎
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

于均請于五原文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盧彥博曰魏為長
壘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船士大發卒治戰
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所宜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
閱古今計謨遺跡則黃河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振
勇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之語言而不能見
諸行事令志士徒抱歎於千載之下

續御用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上曰在昔帝
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覲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
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正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總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
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
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文設法勸分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
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即

太監 閏 娶 妻 事 覺 送 司 禮 監 處 治 之

命 平 江 伯 陳 銳 掛 征 蠻 將 軍 印 鎮 守 兩 廣 開 總 府 於 梧 州 居 中 調 度 其 兩 廣 總 兵 巡 撫 俱 裁 革

孝宗皇帝也 皇妣紀氏先是已五九月 上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

墮 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瘞報而囑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 皇

妣乳以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 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

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

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黑川擒達賊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

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遂進右都御史 冬巡撫遼東都

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

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謀者訊之盛稱林駱

騎阻糧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救乃免於是反謀語之曰汝虜恃

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

上令紀氏托病出居安樂堂

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

汝虜恃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

命拊指種崔勝進兵擒斬邊境稍寧

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
遼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疋器械
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 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
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
尋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謂按 鬻爵賣官已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我
國家武職已失則冗濫又復行此不可為後世法矣近加靖中亦
有納錦衣襲一輩之令其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與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

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

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

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正 辛卯成化七年

六科給事中諫建佛閣

發倉救賑京師

轉運 充運 又充運 為長 運

良法 一長 代運

春京師饑敕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干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於內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充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充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充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充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充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謹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若勞軍之為愈焉蓋腹裏官軍承平驕惰無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滕自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

李胡子 作亂命 項忠督 兵討平 之

魏驥 致仕 家居 二十 餘年 布衣 粗食 不啻 粉飾

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只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命刑部侍郎曾輩都御史滕昭等巡視湘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馮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御史○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秦贊機務以白圭為兵部尚書○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書誥從之謚文靖○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

皇朝通志卷之八

慧星
入大
微垣

文或尚
可武官
不免怨
望

止呼
萬歲
閣老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十一月彗星見出
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
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
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淡
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方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
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
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
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遂命賜
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
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
見後喜無言及見訛謂為所誑侮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
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洶洶致憾欲刺言者一

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彭商為
萬安所
困

春遲
霜早
不可
耕種

此條出尹閣老直所記尹又云余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脩吉止
我輩每事盡言托太監而轉聞無一語不合即叩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
下交而德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願也不得而議而每事托中官轉
聞則入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為勝于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言而尹蹇
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阿諛宦者而彭商
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議萬實致之再不召見萬實與
中官相表裡為之而彭商坐為所困矣馴至汪直用事彭姐商去而萬
安權寵愈固據內閣垂三十年則以能阿附宦者而為之表裡之效也
成化之治所不純大率為方安匪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比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
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者盛受命往議方堅回奏謂其地水深淺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
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老剷
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為長便也從之

取下一右

教言
鑿七
皆實

謝一
變上
言五
事

開言路
以決壅
蔽

謹按此秦蒙恬敗匈奴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饒于北方元吳繼之遂稱夏帝據河南之州尤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年穀九宜菽麥菽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論年終復業九邊圖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蓋以採樵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焉此數言鑿也葉文莊議乃以謂不可住牧耕種未之究矣况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守夏之屯守反在其外焉不亦懼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開隘無窮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續諭德謝一變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上怒斥之

正壬戌成化八年春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考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子俊
相度
邊地

天順以
來虜知
我東西
如魚以
守難以
窺伺

二三里
為敵臺
若崖連
比不絕
不敢規

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築邊牆開設榆林衛墾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邊地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畫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比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綠邊立東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屋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若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一如散月狀以為偵敵逃箭之所凡為堡十二砦崖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

陝西通志卷之六

子俊之力

地方富庶稱爲雄鎮

陸瑜文居法曹有聲

陸瑜執法不私

衛通兵當勾及成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爲之榆林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青神人

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澗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父居法曹爲刑部屬干餘年有聲由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李賢薦復超陞爲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於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情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自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吾安敢枉入

門謀以反置死

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常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接仗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太理寺卿王傑爲刑部尚書

正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爲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時越奏報累率兵塞下斬獲達賊數多也 上嘉之乃有是命○以彭華爲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太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建按察副使何喬新

王越增祿一品

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入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官進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擢超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居退之士抑遠奔競之途其振名教於風類俗靡之際夫知入固未易木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嫌不可避也群言交厲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去揮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獎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

中人之情故切當日之行
喬新陳時
彭華於
十得八九
朝中不可無此人

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必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三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允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孰圖之耶○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故釁會劾其狀而推德望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於內頗涉兩宮事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大馬之誠實惟為國上怒解乃釋之○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嘉賜鈔子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續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等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總是欲其取法
笑而已
閣武內苑
勸農一事亦君
者之大下
急務

謹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焉事久而玩則又未免於官多民擾之弊耳夫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綱目卷之八

申嚴
軍令

賊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謹按我朝設賊防以敢深入縱橫肆然無忌者正以損軍罪重而閉門坐視之罰輕先朝此令雖矣然玩揭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以故至今邊患有如無已思於治安要議備邊條尤詳言之

劉銘
殺夫
謀殺
妾莊
不送
氏士
投水
而灰
卽以
垂於
未久

續新會縣民劉銘與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初與其弟金童擊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初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盜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莊氏交歡不允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熟視之斫痕宛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卽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李逢春買棺收壘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吳初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吳詞章

跋作
效

收葬
三尸
誠爲
又幸

上之銘狗鼻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司卽其處安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于永久詔可

正甲午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盛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古人居家敦孝友莅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

葉盛以
范文正
自期卒
其早卒
而大用
未酌

李直北... 成化十年

復如
號

敦念親
先志

直帝
王之
威德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秋刑部尚書王際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并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十一月復邸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略等力贊之，輒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群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履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說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膺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一紀于茲，敦念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謹按

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為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真帝王之盛德也。

朝廷遣使勸免多虛，雍引疾陳乞致在歸。

正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彭時
端慎
嚴密

廖氏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手。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講官
劉珪
第一

東劉
先生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戡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珪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密，珪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其文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於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於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云。○五月手敕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

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
 心甚念之然慮為萬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主 宮大監段英乘間
 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
 語矩度不亢 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太子母紀氏厚賜之遂
 令內閣擬名不稱 旨 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 皇
 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中宮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妃受萬貴妃傷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
 籍籍謂薨於鳩也追封淑妃○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
 郎初溥降知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
 業於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滿座絕倒

文獻類言記錢溥每自說云我平生感左 璫之恩為不淺懷恩嘗于 聖誕日被賜金一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 師父錢某之惠願留此金以 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為 壽因賜曰與師父置杯酒溥 欣然從之曰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 項戴太監滿座聞之納倒

請之紀氏為中

紀氏為中

懷恩嘗受業於溥

懷恩嘗受業於溥

十一月立 皇子御名祐權為 皇太子

丙申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
 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
 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驚愕又之欲
 因間啟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
 邊夷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竄邊朝議命恕往
 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拜死沒其寶石于官械
 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父陞鎮守匪入致一方陷沒騰衝啟豐致麓
 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
 切拒絕在雲南凡閩月疏一下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
 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

直動下

直動下

鎮守中官雲南

鎮守中官雲南

直動下

王者嚴
富子即

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樽節數年府庫頗充有言以羨餘
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為主

英端

朝廷多採納之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

方儉

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為大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卿皆

靜簡

自以為不及○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

易

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四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

時稱

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杰之請也成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

如為名

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連蔽聚為糧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

洪讓

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上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

說

盛其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讓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

流民

昔高脩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

原杰
安流
宣上
德意
則流
民皆
齊民
矣

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
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
流民者其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
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
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讓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
右副都御史原杰往其事未受命馳至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
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杰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
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
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
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
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及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
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

鳴金擊鼓逐天
上黑氣

停建
王皇
祠

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又張燈自防見
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大狸一
目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大監懷恩
接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請遼東整飭邊備。命建王皇
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禮乃止。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山西僧
侯得權年二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營募遊陝西狎遇
一道士安傳識語遂蓄髮改名所至煽惑迤連入京當線潛住太監常舍
外舍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雜宦堅入內或登萬歲山
殿中憇息御床上而莫之禁爰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
佛有非分之冀事旌校知之宦二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
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於大監黃賜賜奏上請搜捕之果獲
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及子龍等皆伏誅

正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
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
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小首。

謹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
言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
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煽炳城郭掠抄居民往往為邊海州郡之
害我

防範
周且
密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於
皇明祖訓可考於山東淮浙閩廣浩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
委都指揮一貫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
周且密矣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致嘉靖二年倭夷宗設入貢
沿餘姓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通令嚴城閩帥墜馬而走匿民家守臣
棄城而縱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
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
攻掠至於旬白之久緩之揚斬而去畢竟無與為敵尚為國有不平甚
可慮也揚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時以刀扇小物衰墳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此輩生人痛

楊偉冤若微天何不殺他而壞許多奸人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瑛兵部主事楊仕偉下西廠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瑛家與托錦衣百戶常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於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畢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瑛備嘗刑具如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用琵琶偏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仕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梓縛以來拷掠如里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居宅縛其妻妾婢僕至厥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傾罄擗皆敲搜晝夜百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死厥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

這一起官官同惡相濟天何不殺他而壞許多奸人

輅駟交疏直

乞革罷西廠以安人心

赴京往還所過鳴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賂狼籍果奏亦坐死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司設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惡商輅疏直十罪謂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韋瑛王英同惡相濟擅作威福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皆不安於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劉珣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閑係非小伏乞革罷以安人心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偕九卿亦疏直及常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

項忠

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禮大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初坐廠士太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於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重延代忠復駁短之直以是憾忠撥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訴上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喚使也直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出辭調出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縉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後有御史王億亦言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傳聞四方莫不唾罵之億因此得陞湖廣副使○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過欲置之死忠廷辨慷慨詞頗直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

戴縉王億節夫也與爭君也與哉

金俊

錦衣千戶吳綬營來從直書辦綬頗知書直任之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計從而一特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排抵異已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瓊瑤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著有四書辨疑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御試以戒場中解元戒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為汪直所間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直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時越特為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詔否越曰安有大卿器入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

一時大臣皆做王越而何直見曾以氣節自持若人也

安有六卿聽人此王越之

也安用 此人為 耶

跪直叩頭出及是等入見直夏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夏夏曰 吾目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宜為玉 碎田為 瓦合

項馬 二公 正氣 直節 落、

庸寇遠 道不取 已也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司陳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遼東方無事時總太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電燭頓息遷人德

王鉞 邀功 外夷

之自誼歸越代為巡撫遂邀功外夷媚奉中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矣冬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覃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發得朋嘗乘馬快船來販私鹽毆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徑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黑背 之應

謹按 飛澤長語云先是黑背見相傳若有物如雞或如犬其行如風條武大臣多被辱厚或往南京或往北邊條忽不測人以為黑背之應也又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徑種也徑字從天古所謂繫繫氏之後也黑背之應微而彰矣

有男子 為婦人 裝以誘 淫良家 婦女

續山西太原府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管械至京都察院具微以聞上以其情化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於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正戊戌成化十四年

詔簡儒臣充東官官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宜首選是月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官官時東宮內

曹吉輔導之功在東官

官典璽局即單吉温雅誠篤知大体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官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擅蠹國情弊悉直告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

東官辭五莊

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不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尊師重理當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理當如此

謹按

賈誼保傳篇曰選天下孝弟傳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與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且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深其為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規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惟得一單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焉然無所檢制為流連荒世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有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高明割股食母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一母病甚明焚香願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填愈登進士為御史有聲歷陞今職持正敢為以一親老懇乞終養明征闈盜既平勅醫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敕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為先

羅倫慷慨與善

救時行道為急於富貴利達濬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卑
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倫不受既疾辭歸結茅屋於金牛山取給於
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食米之比舉
錢折薪

羅一峰
剛毅不
可及

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

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等只
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
富貴之意其視一峯生與
着不盡之語不啻免之

羅倫
有浮
雲富
貴之
意

十月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
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為亂其酋刺達
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在
襲奪文令武職有犯罪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續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繼宗知嘉興府有闡卒饋執我為

楊繼宗直
節人也當
今之世噫
微斯人吾
誰與歸

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間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
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
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
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
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其官四品公六品其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
明白即往告曰此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以
累公太監愧服而去

續已亥成化十五年

春差太監劉佃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復革去
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
復設

鎮守之
設切當
革去

謹按先是各處鎮守太監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司禮監權盛遂循習
為成規天下十三藩皆無處無鎮守之設馴至正德中官之威極

參隨
一作
隨從

矣今嘉靖

聖天子龍興始概然一切革罷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飾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安起邊塞謂文升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懼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文升
與直
抗禮

汪直
用事
朝紳
諂附

謹按為林聰傳者謂聰再起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者疑其迹涉來浮沉之謂夫溫謙無忤固美德然豈所宜施於權閹瑣綴錄云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至都御史皆錯申戎裝迎迓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俟馬過方與及駐館則易小帽綺繖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時諺云都憲扣頭如鴉蒜侍郎杜

眼似曉惹世道
至此可歎可歎

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比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於汪直復嫉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二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

錢溥
阿附
汪直

傳聞禁
中以資
笑具

汪直
立功
固寵
倖進

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
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上命
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
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
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
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正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擁眾
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
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
陳鉞以前功賞在即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賞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

陳鉞隱匿虜情

女直入寇遼東

非祖宗之意也望其有宗意

論征功

亦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權

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彞陞太僕少卿遂進右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太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

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喜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

答○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

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

糾劾謂各官意在急於附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

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

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

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此其應也

萬貴妃戎服男飾

雙槐歲抄謂其占女主為男之外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

世情如斯公道安在

陸谷秦蘇之安南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調成遼東珍既効陳鉞等被旨擢鉞怒掌院事王越縱珍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効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逐逐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益審勘宗益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直粹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竟謫成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谷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日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上旨索永樂中召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謹按

程篁敦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黨於鞏鞏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壓國矣安南之

朝鮮請改貢道

黃絹故衣

賜絃以旌其燕

秦絃汪直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時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絃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絃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絃欺蔑親藩上怒逮絃下錦衣衛獄命內臣黃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絃貧狀上親閱其贓嘉歎良久詔釋絃繫且賜金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絃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

汪直

李卓吾批野史卷之八

紘庶能汪直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冬封王

越秦絃為威寧伯時越借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縣廣營所在亟發

兵秦絃襲之擒勇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矢獲聞論功封越威寧伯威祿

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眾汪餘陞都督王

喜陞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改陳鉞為兵部尚書○進

國子監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濬廣東瓊山人博學強記世無

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怪詞險

語皆痛斥之怨誅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体乃復渾厚

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

趨於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

過之時勉

謹按時有嘉興李子業悅時才放曠號江南才子文詞放誕傲視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法而夫子來也又曰匣中有長劍日月

幾回磨以此為五文莊所點悅遂終身不第立文莊之黜業悅無異歐陽公之黜劉棻

彭韶奏罷市田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常春所請造辦買進貢均徭餘戶

因言國家帛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

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

無創造營作之大富強反有不可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眾矣初

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實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士賦有常今進

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

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墜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情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

無以為繼况又更放它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

謹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侈靡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何如為言世變江河可勝慨歎

害財之多國初設官以比皆害財之弊何以善後

內傳 燕却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草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於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入要廉曰田如歸我請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地盡歸于民後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我戶部 也有害 吾獨當 諸公何 憂庶其 秉正之 臣也民 其有賴 矣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駝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

曰朕心 之蠹矣 无能為

端本 廷在朝

王信 面諭 發夷 詰其 逆順 亦名 將也

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餼糧已空杞梓絕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責務勵眾職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尋自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崗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磨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後尚敢反耶因請為信舉肩輿以示敬信為入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飯間庶輒展玩經史出入省驛

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
之後不以多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只
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
討得來

二公絕元而有 謹按我朝將臣廉正前如山公雲茲如王公信殆所謂絕無而僅有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
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

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令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
祖父母廕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祿壽至
此亦奇矣○冬召子俊為戶部尚書

正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眾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

子峻出師

僨寇

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
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燕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
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
獲甚眾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
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汪王

謹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入寇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子之
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境橫遭荼毒野有暴骨矣邀功啟慶汪王
之罪於是乎不可追

明王投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
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
書者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
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亦不知珍
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

彭方下
有伯字

乞崇
即倫
為天
下先

內臣
顧恒
歲有
進貢
之儀

韶疏
軒首
別調

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
來獻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
民田全免父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怨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
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
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
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
及大也市舶內臣常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為造辦進貢之需
韶上疏減其半太監梁房第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
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泣涕如去慈親焉

謹按

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方書曰閣下轉調貴州即之士大夫往往
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皆以為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
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
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即權匍匐於宦侍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
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僕亦

中官王
敬及妖
人王月
下獄

王恕
有回
天之
力

頭閣下無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亦舉世不能知安知百世之
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涉
朋友責善輔仁之道抑何公所以勵人如此其所自勵從可知庶幾聲
立千仞氣象矣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于市臣初為姦盜被棰傷脛號
王癘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入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黃緣近
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官王敬偕臣採藥於湖湘江浙蘓松等處
所至縱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蘓州命工鑄銀為元寶
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所有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蘓庠諸生日錄
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
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
二人至下錦衣倣敬充淨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
之力○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
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卷之八

陳執章
獨築一
室絕意
終子業

作聖
之功
其在

孝者
稱白
少先

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
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講
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殫忘食如是者亦累
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又之然後見吾此心
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
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
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
羅倫檢討汪景董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
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
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
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活孟

汪直
用事
外傾

知布
汪太

李貞吉

謹按陳白沙名頌動一時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書為糟粕與
麟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心也所視聽言動者始
非入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始事中也所視聽言動者始
使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政既歸自白沙
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啟焉當時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其
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歎之者則若章楓山
懋若何振丘喬新若周翠渠映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菴欽
順若陳益菴騏皆有名言其為神愚於學部通辨亦已辨之至尹譽
齋瑣錄錄則誌皆已甚部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識焉

冬大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
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時直
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謫天下慄慄有中官
阿丑者善恢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謫諫之風一日丑作醉
人酌酒一人佯曰其官至祥駕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
矣醉者驚道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
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

吾將 兵惟 仗此 兩越 知有 西廠 不知 有朝 廷 汪直 虛張 妄報 大功 此畜 生何 寺可 惡 斥逐 汪直 光類

復作直持雙斧趨馳而行或問政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請先與王越兵綬戴縉等結為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借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比狄積忿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同官參

擬覆奏遂直并其黨黨片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謹按

汪直輩之斥逐前於阿丑之誣諸識者謂其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後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巳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急朝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即撒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多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二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論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隆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按三代時滕臣誦詩百二敵秦秦符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主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又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徭種也成化中內臣賢稱懷恩惡首汪直考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山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人多論世類汪懷二端之善惡豈非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畧宜論此

正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伏覲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

官者 起整 行歌 悟主 阿丑 頗合 此意

官晚請坐聽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驍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保簡精壯礮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墮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太舉入寇墮分兵三二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墮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銳甚墮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聲齊發呼聲震天地墮臂中流失令左右援其鎡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墮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及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倚重之時兵部左

周墮房上死戰

叅政布政之力

却時言保國利民五事

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冀謝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入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亦素志也况郎中一出亦知府郡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入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公自乃叅政布政之力也

謹按夫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念到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與劉東山畧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於府縣之職尤不屑為二公乃欲為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度卓越古今矣宜其表表

獲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謚襄毅○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叅政時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畫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咸進真以蘇民困息傳奉

鄭時 五事 專為 芳裕

梁芳 被謫 陝西 人皆 吳送

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又吳送若矣父
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
為名實緣傳 旨與官不再吏部已官者輒加起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
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
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輩請而謫之
○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
究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於遼東凡三徃皆樹勛績東
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
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吳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
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珙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
不論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
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納邪

億萬 年時 地蘭 易之 法

十字 兵車 之利 昭然

格天之應○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
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軍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
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平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
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放軍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為陣
止則橫以為營軍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
不煩自齎若使廣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
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及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
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
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
鹿角柵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 上可
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謹按 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昭然

正甲辰成化二十年

正月 二日 京師 地震 之兆

僅成 之功 之擄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官，取儲懽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敏、王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兼督機務。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遠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嚴令著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徃校各安生業，約餉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皆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河荔浦尋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上手勅褒獎，極其協謀撫治使對營之眾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

損益大不作云

三著 皆不 可察

論有國者之於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停其施焉耳。先時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待不奮揚威武，勦蕩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縱寇毒吾民矣。可乎？天威既震，百蠻既清，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待不反前政，鎮靜無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輯徭獠，即所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各有攸當，不可以被廢。此不可以彼，以此後之政者察焉。思過半矣。

因以 敬名 希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棄其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密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其鷄衣筐瓢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齒潤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識，不直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兼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

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揚氏庶曰 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半乃得餘于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請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庶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修驗所得非考究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何以識此哉羅氏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處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畿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獄鎮

命何喬新等賑 飢 河濟諸神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 ○東廠太監高銘有罪遞職以太監陳準代之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贖貨尤甚於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群趨其門惟湖廣按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有不誅以準代之準尚銘 贖貨 尤甚 汪直 廣東順德人為入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太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

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

不忍遂巡屢自閉門自經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

軍都督府經歷張敬獄并謫遠州先是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

敗走匿京師貨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珠十餘金

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析毀民屋勸建

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動搖日月繼照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

工役 不怠 日與 人怨

飢饉人民流離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

內庫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怠人

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

狠引用奸邪排斥忠良 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崇自餘

年之府庫殆盡家費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

臣以及問并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

敢以此言進者所借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怒下後錦衣衛獄張鞬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

二人直下

十滴後雲南姚州判官黻降崇州知州時言略久寒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後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以山西陝西等

全天下

處屢次飢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二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十石四品八十石

三石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准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從太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林公為朝陽鳳

謹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末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考滿無一人言其非者時事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子然為朝陽鳳鳳然非張公者為之力救幾乎不免可勝歎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

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出大同出野口聞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守邊諸將不立

謹按何喬新與太學士劉翊書曰竊聞之戰不可救勝救則民疲北虜朝廷遷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償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救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平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未

是虜得亟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關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單弱備餽煩苛可無慮乎閣下位蕪師相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裁度

天下

令天下嚴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籌倡議置常平義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

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凡官情吏頑不事事及下罔上苟具文書非所以禦災患重民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臣以及問并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

正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隕有聲詔求真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

丁璣上言

十事

教毓元上

言四事

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

正心修身未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教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太

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致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置中尋

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

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

省逃至京師寓綠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

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及擢禮部侍郎掌通政

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

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

周軫疏言兵部郎中崔陞孫章因疏星變為關堅干政妖僧蠱惑庇在壬貪竄逐忠

良所致又言高書主怨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

及高閣秘殿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不則逐惡

地於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

言林俊張黻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怨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姦邪誤國

誰復肯為朝廷言者上命復後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官保○守溪長

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

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

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訛我不然彼安知我

宮中事舉所用御碑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

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後俊死若等

不得獨生乃徑歸卧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後獄

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大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李孜省傳奉官御馬監大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林張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怨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為朝廷言者

古未聞有殺諫官者

合謀傾後

李孜省傳奉官御馬監大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他日
天雷
擊碎
汝首

敏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敏驚，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書，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入也。時尚書王恕屢上書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率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次有司奏聞，時板震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嘗露會欽天監奏書，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汝省在道，亂政動搖

天下
忠義
者王
怒
應在
東宮

劉珥
方諍
其謀
遂沮
仁孝
哩

紙糊
三閣
老
泥塑
六尚
書

太祖
當
時
侍
人

國本珥力諍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於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之，求退，珥即疏乞致仕，歸養。珥性至孝，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昭賢。○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泊李汝省得幸，華移附之。又與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譏，按問亟上。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侍郎馬文升，秦紘，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環輩相繼斥逐，華之力屈，多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云。
守溪長記：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會後，劉珥在，噪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言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尹旻與劉珥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傾軋。劉珥遂被安以計排去之，旻亦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建接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珥為賢，蓋珥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噪國史正為珥辨，此証云。然珥自論汪直後，數年解聞，諍救至是始以旻救省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珥或其侍與

續洪武中有宋郎中者，紹興人，嘗侍上燕語，上曰：汝有子讀書乎？誰

極是憐
慨現其
問答者
可知

為之師對曰臣妻弟某來謁臣因留以教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白入見
邊問曰汝能詩乎乎可賦一首以見志曰請題 上曰任意為之即應曰
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在京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遊黃金闕下飛
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授刑部主事

正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初因
星變傳
奉官多
革罷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當緣復進用
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杜稷大臣朝著無與比
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府通判○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
子俊子俊在大同議修邊墻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有
忌者論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借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
太子少保致仕○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廣人
擁晉
陳選

士令入內閣參預机務直江西泰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
內閣者有之自直始○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
賢天台臨海人初為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因為除徭役罷官
買備賑濟務為惠養計市舶中官常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於供需時
咸三千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春
利其貨不問選發其為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來貢將浮
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
必貽諸番之誚春怨選每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勘文致以罪
竟逮選赴京廣人數萬號訴於詔使擁晉之不能得選在道病作行至南
昌卒選立志以古賢聖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誠懇其居此官必欲盡此
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去就為甚輕一在於生靈
國家餘不恤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嚮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能識與

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
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菴
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

行裝
備然
惟車
一輪
而已

儀封王尚書廷相著俊川慎言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山峯曰學
術衛道請拆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若乎由彛正
充之行二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乎
謹按陳克菴父負翰亦為御史克菴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
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
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愚謂羅峯為
狀元而客至于粟傍舍不以為愧與陳克菴為方伯而騎驢出都門皆
同一高風今日為方伯為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象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為民罷吏部尚書尹龍是之子也是由
吏部左右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
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與劉珪
同鄉相厚善珪位與安並安雖欲害珪為珪所梗不得行珪因爭易儲事
為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珪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為侍

讀學士欲補之是他有舉薦 上不克內批以直為之既而直居憂起復
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再入是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託李孜
省藩是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是縱其子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
獄命二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為民是落太子太保令致仕及是鄉里
故舊皆降謫外補

子龍迎
下有沈
郊字

二党
類半
李

謹按 殺園雜記尹公是行不滿人意屢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入中官
之門者又私其知人跡尤著又距洲文集蕭垣傳垣舉于鄉卒業
大孝尹是遣子龍迎講學焉龍尋第進士擢編脩驕淫不道垣計其必
敗是欲選垣為垣辭歸按此則是父子果有可說去之不為過但惜乎
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
公耳大率當時二黨類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奉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省托言神降有
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是不右江西人物計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
起永新劉敷為右都御史擢新建謝一瓊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
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盱江河喬新之介特初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綱目卷八

李卓吾此書明通鑑綱目卷之八

朝政之更

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恡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黃瓊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黃瓊對曰珪之謬也匪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閉其為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

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華時已得風疾尋辭歸家居數年卒謚文思

謹按成化未內閣四人無差強人意不知同禮監猶有一懷恩言行卓卓可稱述也至起懷恩外廷無一人之嘆為公卿者不亦惡乎世恒憂司禮監不可倚任今致司禮監及強外廷無天世道何可勝嘆

國家之勢

擢浙江叅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去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學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

君子有三惜

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即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間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謹按今人知此三惜者亦鮮

正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李裕請加才力不及之例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自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架

虎臣極諫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八

標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奇之祭酒費闈弗知也懼其賈禍乃會
太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
之曰爾言是也標棚即拆却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正官聞闈而大
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碭如縣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
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不置譖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
辭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默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揭
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知府○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
楷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涂瑞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 司事○五月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八
月上不豫是月二十一日 上崩○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皇太后 母后王氏為 皇太后冊妃張氏為

臣各
遂播
天下

皇后○上 皇考太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
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
常卿趙王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西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車
戰事并追奪累次降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免相寺居住○罷吏部
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璟等以附李孜省也○十月丙
子五鼓有大星流飛起西北且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宇之間人馬
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
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
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
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
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然君子
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官著陰王之也願 陛下法

星
下詔
求言

三小
人三
君子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八

五三

正心之功未講
掃葉焚照讀書

怨笑而不答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美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菴貧無繼甦之給則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發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二邑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屋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竑卒○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遇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術

文祥上新政疏

詔廟祧

若商周之稷契以功論不以統論

乏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言惟與鄧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自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堊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并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及群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園非稷契比議者徒謂太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并祔請并祔德懿熙二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

則以太祖擬周商稷契而祀王藏于後寢裕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裕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
 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
 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
 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懿祖當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
 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裕祭之
 制上從之○建祧廟于太廟正寢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
 奉遷熙祖于正殿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靈宗神主於
 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屋熙祖之上行裕
 祭之禮○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
 道結居鳳陽至是乃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
 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設室

王恕
剛正
力言

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
 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
 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
 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喬新
 又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
 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
 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源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
 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
 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

喬新
雖陞
實遠
此語
實中
萬安
心狀
安此
時不
除去
之何

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時有縣項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嘗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又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是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又有以為實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皇后抱保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視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於

萬安
是尹
直之
言求
為脫
身計

皆屋
中術
萬安
乞哀
時人
目為
洗馬
御史
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文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亦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斗星真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大師謚文康其子登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媵妾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此並出詞林記及守溪長語所記菽園雜記謂近時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為翰林庶吉士萬陰痿吉士自譽會醫且藥為洗之因得為御史時人目為洗馬御史建按此御史視趙師畢之效大以媚韓侂胄者甲汗尤甚無耻尤甚嗚呼內閣何地而安又據之翰林臺諫何敢而以此等甲汗無耻之徒溷之厚國甚矣宜乎為懷璫所深惡痛斥而亟逐之也與昔人謂母汚青史為字孫累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溥常州

皆屋
中術
萬安
乞哀
時人
目為
洗馬
御史

大孝
衍義
補有
資治
道

北虜入
寇京州
寺

林俊
殿邊
方
相

請尊孔
子為廣

宣興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
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
下之道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輯類附以已見
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
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帛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
書坊刊行。十二月北虜入寇京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
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
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
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後按鶴慶命焚之父老
言犯之者能致雷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
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加祀先師。籩豆舞佾時
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以

運帝

孔子
一人
萬
人

冠履
之分
懸絕

孔子
加以
帝號
尊崇
之極

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疏上止加籩豆舞佾焉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
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因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
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
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
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
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
其為師則弗臣也况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
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而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
易之至論也
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
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

師之尊與君等

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

洗前古之陋

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焉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而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

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撤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與億哉

鏤李卓吾先生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成化八卷

